



左起为王汝梅、焦金木、刘心武

回忆王汝梅教授

焦金木

了《刘心武评点金瓶梅》，该书至今已累计印刷十次。不过这个版本采用的是覃知非点校本，原文有删节。2014年，某书局计划出版刘老师的评点本，书名定为《刘心武评点全本金瓶梅词话》，出版方邀请王汝梅教授出山，请他整理出一个完整无删节的词话本。2014年秋天，王汝梅教授完成了词话本点校，来到北京与出版方代理人和刘老师见面，商定正式出版事宜。

我随刘老师去见王汝梅教授前，心里总把他想象成一位威严的老学究。可真见了面才发现，王教授虽满腹经纶，却一脸谦和，不仅对小他七岁的刘老师蔼然可亲，对我这样的晚辈，也丝毫没有轻慢之意。

《金瓶梅》的版本有三个体系，最早是词话本，然后是崇祯本，最后是清乾隆时期的张竹坡评点本。王教授谦虚地说，他熟悉的是后两种版本，词话本不是他的专长，这次有机会把词话本逐字逐句过一遍，对他来说是快乐的劳动。旁听王教授和刘老师讨论《金瓶梅》词话本与崇祯本的差异时，我虽听得一知半解，却深切感受到两位学者是本着蔡元培先贤“多歧为贵，不取苟同”的精神在探讨学术。

后来众人一同进餐，席间气氛融洽，我趁机向王教授请教了一个问题：“我看书里写了那么一句，说王六儿的母亲叫王母猪，王六儿虽然是个下作的女子，可书里说她妈叫母猪，这是作者故意埋汰她？还是表示邻居们蔑视她？”我问完后就有点后悔，觉得自己的问题未免唐突，王教授会不会觉得可笑？

没想到王教授放下碗筷，先表扬我：“你读书读得很细啊，好样的，你老师刘心武他研究《红楼梦》就强调文本

细读。你提的这个问题，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：兰陵笑笑生的笔法，是客观主义，他写王六儿的母亲叫王母猪，没有故意埋汰的用意，甚至没有邻里们蔑视那个妇人的意思。他这样写，就是想让我们知道，那个社会里，最底层的生命有多卑贱。人们就那么取名，被那么叫，那么叫别人，好像都无所谓。”当时满桌的人听了他这番解释，虽没鼓掌，脸上却都露出了佩服的神情。

2015年10月，金瓶梅学会筹备组召开研讨会。那次研讨会在长春市吉林大学举行，由王汝梅教授主持，还邀请了刘老师参加，我也有幸收到了参会请柬。会议期间，我有缘接触到黄霖、吴敢、霍现俊等多位金学界人士，聆听了许多发人深省的学术观点。与王教授的交流也随之增多，他依旧秉持着“世法平等”的态度，对我偶尔不甚得体的请教不吝赐教。

以后王教授每有新著，都会寄给刘老师；而刘老师这边有了相关新著问世，比如《红楼梦金瓶梅合璧赏读》，也都会让我第一时间给王教授寄过去。刘老师在喜马拉雅的系列音频讲座以及自己的专著中，都一再强调，“将《红楼梦》与《金瓶梅》合璧赏读”这一研究视角，最早是由王汝梅教授提出的。

刘老师在他的讲座和专著里，提出过一些与王教授争鸣的观点，比如王教授认为潘金莲够得上是“个性解放”的女性形象，而刘老师则认为她够不上，只能去掉“个”字。王汝梅教授对刘老师的不同观点不仅包容，而且还鼓励刘老师继续深入研究。

王汝梅教授那慈霭、宽容又睿智的音容笑貌，将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。

对很多人来说，将自己的生活与他人比较几乎成了一种本能。从孩童到成人，从生命起点到人生归途，我们的许多时光都在这种不自觉的比较中流逝。如此比较，结果往往是自己觉得“比不过”别人。

之所以觉得“比不过”，是因为我们参照的大多是他人刻意剪辑、精心

美化的生活——社交媒体上，人们只愿展示春风得意的高光时刻，却绝口不提狼狈不堪的人生窘境。有调查机构表示：人们在社交媒体上花费的时间越长，幸福感其实越低，也越容易陷入焦虑与自我否定的泥沼。

所以，不要与人比，注定比不赢。

比不赢

徐悟理

明天再办

莫小米

破了例。

离婚登记室的门口常有吵吵嚷嚷，他们也听习惯了，可有一次听争吵声越来越大，几乎要影响到正常工作，就出去干涉。

原来不是夫妻之间的争吵，而是几对夫妻为先来后到、为谁先办理而吵。工作人员忍不住又好气又好笑，看他们吵架时的样子，倒是团结一心、一致对外的。

于是工作人员承诺，都别吵，今天

加班，多晚都给他们办完。

我说：“唉，到了晚办一天、一小时甚至几分钟都受不了的时候，那婚姻也是该终结了。”

但婚姻这事，还真说不准。有一次，到下班时，有两对被劝回家的离婚夫妻，一对态度极好，答应明天再办，另一对很不高兴，嘟嘟囔囔说了一大堆话，还边走边相互埋怨。结果第二天如约而来的是那对态度极好的，相互埋怨的那对迟迟未来，至今都没来。

这件事让他们对“明天再办”有了新认识，铁了心要离的人无所谓，不管今天明天反正总要离；反倒是那些急吼吼要离的婚姻余温尚存，怕一转身，就翻悔了呀。

每当春回大地，燕子踟蹰归来，便会撩拨起无数文人墨客的诗情。

江南春早。唐人刘禹锡站在乌衣巷口，看斜阳草树，寻常巷陌。忽然几只燕子从眼前掠过，让他不由地吟出：“朱雀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燕子还是那些燕子，可人间早已换了天地。年年归来的燕子，成了历史最冷静的见证者，也成了对世事无常的深刻注脚。

循着燕子南归的路线北上，汴京的春光又是另一番模样。北宋晏殊独自徘徊时，听见了时光流淌的声音：“一曲新词酒一杯，去年天气旧亭台。夕阳西下几时回？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。小园香径独徘徊。”花落了，燕归了。花的凋零是那样决绝，任你如何惋惜，它终究要化作春泥；而燕子的归来，却带着某种温暖的承诺。诗人从似曾相识的燕子身上，感悟到世事的无常与恒常，体味着生命循环的深意。

唐代杜甫，在成都草堂水畔看到的燕子，则充满了生机盎然的野趣：“去郭轩楹敞，无村眺望赊。澄江平少岸，幽树晚多花。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。城中十万户，此地两三家。”诗人捕捉到了生命最细腻的瞬间——细雨蒙蒙时，鱼儿跃出水面；微风拂过处，燕子侧身斜飞。诗人能听见雨丝融入江水的声音，能看见燕子翅膀上抖落的微光，能感受到一个完整鲜活的春的世界。

同样的微雨，在宋人晏几道笔下，却化作无边孤寂的底色：“梦后楼台高锁，酒醒帘幕低垂。去年春恨却来时。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。记得小蘋初见，两重心字罗衣。琵琶弦上说相思。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。”落花时节，诗人独自站在雨中，回忆过去。燕子比翼齐飞，明月夜夜升起，曾经的人却如彩云般飘散无踪，让诗人不禁感叹人间的离别与缺憾。

春深时节，却有些燕子迟迟未归。唐代戴叔伦将心中的等待化作烟雨迷蒙的诗行：“苏溪亭上草漫漫，谁倚东风十二阑。燕子不归春事晚，一汀烟雨杏花寒。”燕子不归，那汀洲上的烟雨，那杏花上的寒意，都带上了一丝凄清。诗人等燕子，也等那个“谁倚东风十二阑”。燕子的迟归，承载了诗人对时光流逝、期盼落空的全部重量。

在刘禹锡那里，燕子是历史的眼睛；在晏殊那里，燕归是恒常的安慰；在杜甫那里，燕子斜飞是生机；在晏几道那里，燕双飞是孤独的镜像；在戴叔伦那里，燕未归是春天的缺憾……

诗人笔下，燕子是春天的刻度，是时光的见证人。燕子年年来去，诗句代代相传。它们带着古人注视过的目光，带着岁月无法磨灭的诗意，在中国文化的血脉里，永远生生不息。

古诗词里燕归来

刘明礼

网络新词语

打猎型伴侣

王锦辉

“打猎型伴侣”是近期在社交平台走红的流行语，多用于形容亲密关系中的另一半。所谓“打猎型伴侣”，指的是伴侣外出归家时，就像猎人外出捕猎归来一样，总会带回“猎物”。这些“猎物”可能是小蛋糕、奶茶、烤冷面之类的美食饮品，也可能是鲜花、小首饰、盲盒这类小礼物。他们从不会空手回家，在归家的路上，心里总记挂着另一半，通过带回的这些物品，传递着自己的惦念与爱意。这种琐碎又执着的惦记，正是“打猎型伴侣”最动人的特质，那些看似普通的物品，也因此成了最直白的“爱的语言”。

跟我所在的城市婚姻登记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聊天。

他说作为工作人员，他们要时常轮岗，在离婚登记室做一段时间，然后换到结婚登记室去，感受一下幸福和谐，冲淡压抑焦躁等负面情绪。

他说如果遇上好日子，来登记的新人多，他们总得工作到很晚，尽可能都当天办完；而离婚则是一到点就下班，劝他们明天再办。

我能理解他们的好心，这与办事效率无关，他们一定在想，说不定一晚上过去，他们又和好了，不离了呢。

但是有一天

